

星期文库

世有嘉树之三

高槐经年碧叶成阴

李 潇

作为国人最熟悉的本土树木之一,数千年来,槐树都被赋予独特的含义。古人认为槐树能沟通幽冥,据传周武王曾问姜太公:“天下神来甚众,恐有试者,何以待之?”姜太公回答:“请树槐于王门内,有益者入,无益者拒之。”槐树竟被视作能辨别善恶神灵的灵木,足见其在传统文化中的非凡地位。

《周礼·秋官·朝士》载:“面三槐,三公位焉。”在周代,宫廷中植有三株槐树,三公朝见天子时,面向三槐而立,因此“三槐”后来便成为三公的代称。后世皇宫里经常种植槐树,诗文中“槐宸”通常代指皇帝居住的宫殿,“槐鼎”“槐岳”则是国之重臣的代名词。宋代《闻见前录》载,大臣王祐在家中庭院亲手种下三棵槐树,说:“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。”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当上了宰相。《梦溪笔谈》也提到,“学士院第三厅,学士阁子当前,有一巨槐,素号‘槐厅’。旧传居此阁者,多至入相。学士争槐厅,至有抵牾前人行李而强掇之者”。旧时传说居住于此的人多能拜相,学士们为争此屋,甚至不惜搬走前任行李强行占据,只为图个吉利,令人啼笑皆非。

在古代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社会风气下,槐树也受到历代学子的青睐。在汉代,太学生聚会、交易物品的场所遍植槐树代替围墙,得名“槐市”。《三辅黄图》载:“仓之北,为槐市,列槐树数百行为队,无墙屋,诸生朔望会此市,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、笙磬乐器相与买卖。”每月初一、十五,学子们便在此交换土特产、书籍乐器,或于槐树下谈经论道,一派风雅景象。

到了唐代,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如果当年落第,往往留在京城继续备考,撰写新文章以待七月献文求荐,此时正值槐花盛开,便有了“槐花黄,举子忙”的俗谚。“槐黄”后来便代指准备应试的季节,“踏槐花”也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代名词,有时甚至直接简称为“槐花”。苏轼就曾在诗中写道“烛烬已残终夜刻,槐花还似昔年忙”,以槐花意象烘托科举备考的忙碌氛围。

现在北方不少地区保留着春天吃槐花的习俗:人们摘下一串串洁白芳香的槐花,或拌馅包饺子,或入锅炒鸡蛋。不过,这种槐花既不是黄色,开花时节也和古人常提的槐树不同——它其实是从北美引入的刺槐,为了和本土原生的“国槐”区分,被俗称为“洋槐”。而古人笔下的槐树,多是国槐。他们还有在夏天采摘槐叶的风雅食俗:将鲜槐叶榨汁和面,做成清爽的“槐叶冷淘”。杜甫曾写诗盛赞这道美食:“碧鲜俱照箸,香饭兼苞芦。经齿冷于雪,劝人投此珠。”

漫,我也没有一点点信心,甚至都不知道这部小说要起什么名字,最后就随意地起名为《海碰子》。写下这个题目后,我心里还自嘲地想,谁知道“海碰子”是啥,全世界的词典里也找不出这三个字来。

小说寄出去后,我更有些后悔。我几乎能想象到编辑惊讶的笑脸,还有退稿信上斥责我的语句。我并非故意把事情想得坏,而是真正地自卑和担忧。

然而平地一声雷,我写海碰子的小说轰动了文坛。编辑们惊喜我能写出大自然的壮美和壮观,并给小说改了个美丽的名字——《迷人的海》。

当看到许多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作家们都撰文赞美我的小说,我真的昏头昏脑了许多天,绝对不相信这是真事。只要听到谁在表扬这部小说,我就脸红。

后来我写了很多自觉得比《迷人的海》好得多的小说,但再也没有《迷人的海》的光彩了。当年惊人的意想不到,直到今天我还迷惑不解。

光阴似箭,我已经老气横秋,阅尽人间喜怒哀乐,应该说早就“不惑”了。可不知为什么,对人生的认知却愈加恍惚起来。人生实在太过奇妙,满是捉摸不透的莫名变数——是不是真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盯着你,只要你“恬不知耻”地想美事儿,它就会用黑色幽默惩罚你,令你永远在意想不到中惊恐……

啊哈,我不再敢想好事了,但也不太想坏事。风风雨雨大半辈子,唯一的愿望——没事就好。



●百草园

滴 翠

杨树山

水是生命之源,树是生命之根。

丫间,有一种说不出的浪漫。而且,核桃树的花穗是饱满的绿色,大多数人断不会想到这是花。我一直固执地以为,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绿叶,应该没有绿色的花朵吧。核桃树的花却纠正了我的偏见。

绿色的花,很容易被绿叶淹没或混淆,但细细一想,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以不被人“看见”的方式,悄悄地开花,花谢之后,默默地去结属于自己的果实,不也很好吗? 每一个圆满的核桃,都记得它绿色的绽放。

分钱都能掰成两半花的精明人,却被这么简单的骗术骗去十多万元。

我从事写作后,更是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。每当写完一篇自己感到非常棒的小说,我就充满幻想——肯定能发表,肯定能得奖。但几乎所有想得美的小说,不是被编辑退稿,就是发表了也默默无闻。而那些我感觉写得一般的稿子,投出去后心里忐忑不安,怕被编辑嘲笑和批评。结果恰恰相反,不但很快就发表,而且还接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。

于是我就有些神经兮兮,不敢再想美好的事。即使觉得自己有的小说

意想不到的

邓 刚

确实写得挺好,也故意往坏处想——肯定退稿,肯定完蛋。偏偏是这么往坏处想,结果却不太坏,甚至有了意想不到的好。

最“惊天动地”的意想不到”,是我写了几篇小说后,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了。看到别的作家作品既生动又深刻,我忧心如焚,自惭形秽,感觉自己再努力也写不出那么深刻和生动的小说。万般无奈时,我想到自己之前当过“海碰子”的那段日子。这个行当的人手持鱼枪潜进波涛下捉海参鲍鱼,挺有意思。于是,我写下了自己的“海碰子”生活。为了写得像一篇作品,我尽力添了些浪漫化的处理。然而再浪

在当今社会,专注力或许是最为宝贵的品质之一。即时通讯设备与数字信息都在努力吸引人们的关注,不断打扰并抢夺我们的注意力。能够不分心、不分神地全身心投入某项

事务,已成为一种难得的能力。即便是保持短短十分钟的专注,也显得尤为珍贵。权威调查数据显示,除娱乐以及写作、表演、驾驶、手术等少数活动外,超过半数的人难以在一件事上保持超过半小时的专注力。

专注力不足会导致心绪不宁,心不宁则使人不安,人不安便难以自洽,进而难以深入投入某件事,想取得卓越成就也就更难了。

我们要像加尔各答那位老人那样,刻意拒绝那些让我们分心的“先进”与便利,以保护好自身可贵的专注力。

绿色的花

羊 白

花,小麦的花是挂在麦穗上的星星点点的白,很不起眼,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昆虫的卵。纷纷扬扬的柳絮是柳树的花,杨树的花是穗状的,呈土黄色又稍稍发红。核桃树的花,也是穗状的,比杨树的花穗更长,流苏一样垂挂在枝

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,人们担忧这个,担忧那个,但这些担忧往往都不会出现。例如父母对孩子的担忧,怕跌倒、怕撞车、怕烫着、怕冻着、怕被人骗……只要父母担忧到的事情,一般不会发生。然而,父母无论怎样细致地担忧,可一旦孩子出事,几乎都是意想不到的。

有位心理学家曾说,你能想到的危险,往往不会发生。真正的危险,是你从未想到的。

生活里总有些人 and 事离谱到超出想象,自带一种冷幽默。我的一个朋友,举止文雅,谨小慎微。尤其是出门,决不敢随意横穿马路,离马路边缘近一点都怕车跑偏了撞着他。他也决不贴近路旁的建筑,担忧上面掉下来东西砸着他。总之,在所有的场合,他都左顾右盼,怕有什么意外。但谁也没想到,这个几乎胆小如鼠的家伙,竟然撞到商店的大玻璃门上,眼镜都撞碎了。

我在基层挂职时,看到不少精明人被骗得倾家荡产。一个既精明又节俭的人,到饭店吃一碗面条都要心疼半天。他舍不得为自己花钱,更舍不得为别人花一分钱。这种“刻骨”的节俭和精明,应该是不会受骗上当的。但谁也想不到,他却被骗了——用十多万元买了骗子十几元的镶嵌玻璃的假钻戒。骗子说这是进口的高级钻戒,能卖五十多万元,因为家里有急事,不得不亏本便宜卖。这个人竟然相信了。

很多认识受害者的人,全都摇头晃脑说不可能。大家很难相信这个一

读到一则故事,说一位在加尔各答乡村旅游的机械师,看到当地一位老人正用绳子吊着陶罐,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井口很小的井中打水。由于担心陶罐会碰到井壁而破碎,老人每次都格外谨慎。为了降低陶罐被碰碎的风险,机械师便在井边为老人安装了一组滑轮装置,取代了手工操作。

老人试用后,觉得确实便利。然而,最终他还是放弃了使用滑轮。他对机械师说:“虽然滑轮让打水变得方便了,但它却分散了我的专注力。打水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其他的事,因为无需担心陶罐了。这种分心让我感到痛苦,甚至觉得打上来的水都没有以前甘甜了。”

这则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:越是容易操作、无需费力的方式,往往越不利于保持专注力——不但不能增强,反而会削弱这种能力。

小时候,对花朵的理解是有限的,以为只有那种姹紫嫣红、喇叭一样盛开的花朵才是花。长大后渐渐知道,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官,千奇百态。有红的、黄的、粉的、白的,大的小的,重瓣的单瓣的,显性的隐性的,就如同人有高矮胖瘦、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一样。花朵的差异便是植物多样性的特征。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再卑微的生命,也有尽情绽放的期许。

相对于那些鲜艳的、花瓣明显的

便利的陷阱

徐徐